

「小學堂」學生不准帶錢在身邊，但可以存在學校裡。每逢週末，可以開「支票」，向校外「順發」店買所需要的文具或手工材料等。也可以買餅乾，集中存在大櫃裡，在下午上完課後由老師開櫃食用。我最喜歡買的是刻印章的石頭，不時買上幾顆，刻成印章送人。如今不談此事已經一甲子了。

我在南模一年、循規蹈矩、畢業時獲得一張「敦行不怠」的獎狀，至今還壓在玻璃板下，也可以算是古董了。校長沈維楨（同一）的圖章，仍然鮮紅。

沈同一校長，一口崇明話，體格魁梧，聲音宏亮，曾率領全國童子軍赴歐參加世界大露營。每逢談到得意處，一句 Man mountain, man sea（人山人海），常引起哄堂大笑。訓導主任林公藻先生，非常嚴肅，一幅老虎面孔。國文老師章駕鵬先生，一筆秀麗小楷，國文講義都由他親手用毛筆寫在臘紙上，然後油印在毛邊紙上，發給我們。英文及數學老師許佑之先生，好好先生、解釋清楚，毫不含糊。南模讀起古文來，講究朗誦，自有一種格調，悠揚頓挫，非常動聽，全堂一致唸起來，一篇李陵答蘇武書，管叫你迴腸盪氣，十分受用。

說到校長，以往小學堂的校長，職稱主任，最後那一位沈慶鳴先生（又名叔達）在我考進南模那一年已經辭去主任職務，住在飯廳後隔河的一座小洋房中。因為他第三位公子葆中是我們同班，所以有時週末由葆中兄邀去他家遊玩。

有一項古老的遊戲，叫投壺。玩者將一根長籤（約半分尺長）投向三公尺以外的磁壺，投中最多者為勝。這項遊戲，古意盎然，至今懷念。

沈慶鳴先生在音樂方面，造詣極深。作曲作詞，多以心工署名，心工二字美在慶鴻二字取其中心也。今年數月以前，聯合報文化藝術版曾刊王維真記者的一篇報導，標題為「沈心工手稿將在台面世」。說他是清末民初我國音樂教育先驅。光緒三十一年度科舉興辦公學，新學堂設立「樂歌」一課，等於現在國民小學音樂課的前身，而最早替學堂編寫樂歌教材的便是沈心工先生，可以說他是引進西方音樂教育，以樂歌宣揚啟蒙思想，鼓吹民主的第一人。據同班葉昌鑄兄告訴我，首先用1, 2, 3, 4, 5, 6, 7來代替上工尺譜曲者也是他。民國初年第一代中國新音樂家李叔同、蕭友梅、黃自等人均受其影響，從而推展了中國新音樂的教育。這本包括清末民初我國第一代民族資本興衰史，與音樂教育發展史等珍貴資料的手稿，由其後代從大陸轉介交給亞洲作曲家聯盟中華民國總會，委請台灣出版。這份資料在大陸上努力了五、六年，始終無法出版。在台出版是一了家族的心願。「曲總」希望在今年七月中旬於該書出版時舉行富有歷史性的沈心工紀念音樂會。屆時不知葆中兄（南模畢業，考進聖約翰高中，後畢業於金陵大學農科），或其長兄葆琪，二兄葆昌（均交大校友，在美）能否來台參加。

因為談談「小學堂」，也順便談談這位老校長。

## 阿大執教話舊小記

■ 對長庚

交大機械系 32 級畢業，美伊里諾愛大學碩士、博士，美勃朗大學研究，美阿拉巴馬州立大學機械系名教授，執教卅二年。

### （一）

一九五四年九月九日，我同內子及小兒漢柱駕了一輛一九四七年的雪佛蘭，從羅島潑略維屯斯（Providence, R.I.）開出，秋水紅葉，老圃黃花，逕向美國南部阿拉巴馬州（Alabama）塔寺古爐塞（Tuscaloosa）進發，羊腸小道，雞犬相聞，一路無話。不久，來到一座寬闊雄巍的鋼樑大橋，一位穿制服的軍士「從一座礁堡的小窗裡，伸出頭來，高聲說道：「大洋五毛」。

原來那就是世界聞名的華盛頓大橋（Washington Bridge），過了這座大橋，那邊就是紐澤西州（New Jersey）。我們那個十一個月大的兒子，忽然吵著要喝牛奶，幸虧過橋就有一家 Howard Johnson，內子進去買一小瓶鮮牛奶，冰冷澈骨，一時無法加溫，我們那一歲還不到的兒子，毫

不客氣，伸手抓來，一口氣喝個精光。原來，橋上車水馬龍，車尾接車頭「一吋一吋的邁（其實是慢）進，我心中害怕引擎過熱，半途拋錨，內子怕的是路上飲食骯髒，途中生病，並沒有注意到我們那個小團是乾透了，內子忽然記起來了：

「啊呀！那個牛奶是冰冷，他怎麼能喝呢？」

我說：「太冷去毒，不冷生肉，上天保佑。」

第二天，我們到了北加羅朗娜州（North Carolina）的邊界；也就是美國南部的起始。我們那輛七歲的车子忽然不聽話了，我用力踏下油門，車子仍舊有氣無力，慢吞慢吞地，這可把我急壞了，如果車子罷工，那麼我們前不把村，後不把店，異鄉僻壤，舉目無親，怎麼辦呢？恰巧經過一個修車加油站，內子抱了小團進站去買冷飲，我就跟那個當班司務交談

起來：

「我的車子沒有勁兒，什麼道理？」那個司務並不回答我的問題，卻自動坐進車廂，在油門上踏了兩腳，說道：「車子反應正常，很好；那是你的『他特』腳！」我看了看我的鞋子，固然不新，但也没柏油 (Tar)，所以我沒有懂他的意思，那位司務向我瞟了一眼，看我是個外國人，倒蠻客氣地問我：

「你開車多久了？」

「三、四年了。」

「不，不，你開車開了幾小時了？」

「喔，我們是一早開出的。」

「你的腳是『他特』，可能是麻木了……」

「可能，可能，那麼車子沒有毛病？」我恍然大悟地說。

「車子沒有毛病，要不要加點汽油，這個星期汽油戰 ( Gas War )；兩毛八分一加侖」那個司務十分客氣地說。

「O.K. 請加滿吧！」我放下了心。

原來那位司務是南方人，他說「他特 ( Tarred )」，並不是說，我的腳上有柏油；他的意思是我的腳疲勞了 ( Tired )。我的右腳的確有點累了，似乎不聽我的指揮，我反怪車

子不聽話，真是對不起我們這輛七年來忠心耿耿的老朋友！那位南方司務，真是厚道老者，並不小看七年的老車子，也不故意哄嚇；只教我買些汽油，兩角八分一加侖，真是罕見，跟今天一塊大洋一加侖，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當然啦！時間相差三十五年呢！)

回到車中，內子問我車子有沒有毛病？我說車子沒有毛病；倒是我不太懂那位南方司務的話，我們去南方，語言方面，可能有點問題！想不到，美國交通如此方便，還有方言的差別！正是：

### 東夷西羌路，南腔北調人

#### (二)

一進塔城，就是一條大學之道，名叫「闊街」( Broad Street )，平廣寬暢，濃陰夾道，安閒怡靜，人煙稀少，仔細一看，行人倒並不是沒有，可是每人穩步如雲，悠然自得，既不燥急，也不亂撞，從遠處看去，似乎是無人之境，這就是美南的特點；也是塔城給內子與我的第一個印象。

美北人士比較勤儉，比較嚴肅，廢話也少，可是他們每分鐘都在趕市，每小時都在奔命，講話也快，性情也急。譬如：我在「梅郁診所」( Ma

yo Clinic ) 就醫，那位醫師問我：「你的敏感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我說：「我在重慶的時候，那是一九四三年……」我還沒有講完，那位北方醫師搶著說道：「我並沒有整天的工夫，照你從太古歷史講起，我們花上一天也診不完你的症呢！」

我覺得那位梅郁醫師缺乏修養，家教不夠，萍水相逢，就諷刺挖苦，但是他是當症醫師，這是他的自由。美南塔城的人士，那就不同了。

我們在闊街的樹蔭下停了車，找了一家藥材店 ( Drug Store ) 去問訊，希望先到阿州大學機械系報到，那個當帳的倒很客氣，笑咪咪的問我，是不是日本人？高麗人？我覺得很奇怪：他不問我的來意，倒問我的來歷，他還告訴我，他在高麗打仗……我倒有些心焦起來了，照他的健談習慣，他可能講上半個鐘頭，那可不把內子與小團在車子裡急死了嗎？所以，我那時忽然變了一個梅郁醫生，搶口說道：「我要找此地大學的機械系，從這裡怎麼去？」有詩為證：

美南人士性悠閒，  
寒喧家常話萬千；  
早起一杯濃咖啡，  
細語織織日已偏。

#### (三)

阿拉巴馬州大學機械系的地址是：「艱苦道大廈二樓 ( Hardaway Hall, 2nd F. )

一進大門，就是一架寬大的扶梯，五人並駕齊驅，綽綽有餘，不到半樓，路分兩支，右手是機械系，左手是航空系 (現稱太空系)，我逕向右手樓，上得二樓，豁然開朗，長廊千尺，辦公室、實驗室，儼然如畫，不愧是一片高等學府的氣氛，有詩為證：

人生艱苦道，  
逆水行扁舟；  
有意習天書，  
更上一層樓。

第二百零五號辦公室內，坐著一位五十多歲的老美男士，碧眼無鬚，滿頭白髮，可是從門口看去，上半身全是面孔，上嘴唇就有十來吋長，我嚙了一口冷氣，暗中想道：「這個老美一定是白猿轉世，孫悟空的表弟，人地生疏，千里迢迢，有這樣一個美猴王做系老板，我命休矣！」有詩為證：

青年學子不知情，  
跨洋過海去謀生；  
忽逢碧眼虯髯客，  
悔不當初入空門。

那位老美忽然站起來，身長五呎七吋，全部肌肉，一隻手掌五吋多厚，伸到我的面前，說道：「你一定是……我們已經等你好久了！」他的聲音，七分裘盛戎，三分袁世海，鏗鏘宏遠，澈人心竅。如果他演出霸王別姬、盜御馬，一定客滿！閒話休提，言歸正傳；我說：「敝姓劉」

「喔，羅博士，請進來」

「我姓劉」我又說，

「喔，羅先生」

原來那個老美，不會念「劉」，最相近的是「羅」，自從那天開始，三十四年了，我就被改了姓，有詩為證：

三十四世靖王孫，  
劉漢後裔是鄙人；  
老美劉字不會念，  
一直叫我羅先生。

那位老美說：「羅太太可好？」

我說：「她好，謝謝您」，他把我的姓也改了，他繼續說道：「我是金素教授 (Professor Kuenzel) 機械系主任，這是你的辦公室鑰匙。」他從抽屜裡掏出一把小小的鑰匙來給我，我說：「謝謝」。他又很鄭重地說道：「這是總鑰匙 (Master Key)，無門不開，GOOD LUCK！」

我覺得這位老美倒頂和氣，非但和氣，而且百分之百的信任我，我得

特別注意我的修身處事守口防意，加倍小心，千萬不可辜負了老美的信任，我忽然覺得十二萬分的重要，總鑰匙一把在手，真像個小總管，以後，小總管升大總管；將來，做大總統亦未可知，有詩為證：

小小鑰匙衆門開，  
金素教授不虧待；  
百尺高樓從地起，  
萬樹花開第一蕊。

#### (四)

金教授兩眼直對著我看，說道：「你喜歡教那些科書？」

我說：「我最喜歡教材料力學……」金教授不等我說完，接著說道：「那是力學系 (Mechanics) 的課程，不是我們教的，我們今年少了兩位教授！你對熱力學 (Thermo dynamic s) 興趣如何？」

我說：「好呀！我可以試試。」其實我對熱力學，並不接近，自從交大畢業以來，從未翻過一本熱力工程的書，我還記得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同學們時常開玩笑地說：「放滿大難免個死，將來維生大計，如果全部靠牠，豈不糟糕？」有詩為證：

熱力工程承天意，  
透平 (Turbine) 壓縮水蒸氣；

奧秘玄妙通宇宙，  
PV 等于 RT。  
機械技工逐水火，  
爐邊水熟鬼推磨；  
定義高深無歲月，  
第一能源 HTWO(H<sub>2</sub>)。

我接著說道：「金教授，我手頭熱力工程的書，一本也沒有，能不能先向你借一本看看？」他一轉身就在書架拿下十來本熱力學的書，五顏六色，新舊不一，其中一本，我認得是我在上海交大用過的愛倫荷德 (Ellenwood) 與包南德 (Barnard) 合著的熱力工程學，我心中稍稍安定下來。想道：「大概今天的熱力學跟十二年前的熱力學不相上下罷！」金教授繼續說道：「這幾本太老了，過時啦！現在我們要用高等數學來解釋那些熱工現象，比手劃腳，信口空談，不夠的啦！」我的心又「卜通、卜通」地跳起來了。有詩為證：

上海交大熱力班，  
按圖 (Steam Table) 索驥似不難，  
十二年來科技化，  
核能原子勝前輩。

我捧了十幾本書，逕向我的辦公室進發，總鑰匙逢門必開，開進門去，就是兩張柳安木的寫字檯，兩隻轉

椅，我揀了靠窗的一張桌子，我把書本放在桌上，看看那呎來闊的窗欄，想道：「我去內地經過宜昌到重慶，在『民生』輪上，就睡這區區方寸之地，花了六百大洋！大黃魚啦！現在我有這麼一個大房間，真能開一個魚行哩！」

「不要做白日夢了，熱力學要緊！」我對自己說：

我仔細看看那兩張柳安寫字檯，覺得非常眼熟，原來我在依立諾州 (Illinois) 立大學唸書時用的那張桌子，跟牠一模一樣，我在那張桌子上，可不知花了多少心痛的時光！考外文啦！預備初試啦！埋頭苦幹，衝鋒陷陣，斬將奪旗，身經數百餘考！百感交集焉！有詞為證：

如夢令  
昨夜考題難透，  
咖啡難澆餘愁；  
電詢主考人 (Major Professor)，  
卻道：成績不夠，知否？知否？  
十載寒窗東流！

我拉開第一隻抽屜，發現一封信，抬頭是那桌子的前任主人，打開一看，文句非常客氣，結論可惜否定……什麼「閣下論文，證果久明；現在不能發表，非常抱歉……」這種函札，每個研究生一定都很熟悉，我也不能例外，臨誦神往，感慨深之矣！有詞

為證：

如夢令

論文應徵到期，  
稿子貼足郵資，  
電詢評判人 ( Reviewer )，  
卻道：體用不齊 ( Theory and Practice )！休矣！休矣！  
來年東山再起！

「羅先生，白日夢該收斂了！你是來教書的，不是來做偵探的！」一個小小的聲音對我說，真是：今朝白日夢，明晨上講堂；生平第一次，膽怯又心慌！

### (五)

翌晨，金教授與我並肩走著，一步一步的向講堂（第貳百七十九室）邁進，想不到這區區三十步路，真像要走一輩子那麼長，原因是很明顯的，進講堂上課，是我生平第一次正式演講，與玩遊戲，站起來鞠一個躬、唱一只歌，是迥然不同的，我向金教授瞟了一眼，他似乎一手摺訣，一手執劍，口中念念有詞：「天靈靈，地靈靈，教書不錯！天神天將，過往神靈，靜聽吩咐，吉吉如令！你現在一個教書的羅先生！」

我覺得一陣冷風，打從我後腦向下直沖，一直沖到我的腳跟，兩隻手

掌冰冰冷，又濕又膩，盛夏天氣，怎麼會這樣冷起來呢？有詩為證：

老美陪同上講台，  
咫尺洋場蜀道難；  
渾體冰霜雙足急，  
身臨美南第一關。

我是已經到了最後關頭，破釜沉舟，以示必死，硬著頭皮，預備與那三頭六臂的老美學生們拼一個死命，主意一定，倒也沒有什麼那個了。

金教授推進門去，二十五對眼睛一齊瞪著向我看，我覺得我的襯衫被射了五十個窟窿，可稱不折不扣的「箭牌襯衫」( Arrow Shirt )！那二十五位老美學生，大部份是韓戰榮譽退伍戰士，一大半比我年紀還大，他們的心理，我看得一青二白，有詩為證：

衆目睽睽對我看，  
將信將疑各一半；  
大概或者也許是，  
請我吃個下馬威。

我輕輕咳了一聲嗽，開始講演：「熱力學導致熱與工的密切關係，馬力施工，透平發電，遵循天地宇宙的原理，依照物理與化學的定律……上至火箭飛彈，下至埋鍋造飯，都在熱力工程的菜單上。我不知不覺地把預備了三天的講材，在短短的二十分鐘之內，一口氣講完了，那末，還有三

十分鐘，講些什麼呢？我橫著心，毫無目標地說道：「你們有什麼問題嗎？」

十幾條手臂向天直竄，我的心向地直降，我指著一位坐在第一排，矮胖胖的老美學說道：

「你要問我什麼？」

「叟，你的名字 C.K. 是誰跟你取的？」

啊呀！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問題，丈二金剛，真是摸不著頭顱……有詩為證：

碧眼頭腦不可期，  
老美舉手發問題；  
如果不是下馬威，  
可能跟我要把戲。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1990國立交通大學 畢業校友聯誼晚會

時間：79年6月16日(六)18:30—22:00

地點：台北市崇光百貨(SOGO)12樓文化會館

對象：交大畢業校友、應屆畢業校友及攜伴

內容：◆ 聯歡舞會 (D.J.及熱門樂團現場演奏)

◆ 精美點心及雞尾酒供應

◆ 節目穿插摸大獎活動

交通車：新竹↔台北交通車接送

畢業校友聯誼會

國立交通大學 畢業生聯誼會

研究生聯誼會

敬邀